



如沐春風

來到這城鎮多久了 ：我的歷史現場的人文省思

● 方中士*

棖觸紛然，思緒如亂麻！在這城鎮多久了我？是否已滲入這城鎮的歷史血脈，有了心靈落籍而生的鄉土情？在一路西傾入三四百年前港汊船泊處的現代柏油道上，夕照金黃迎人，好一副景像豐富動人心弦的人文風景啊！

我跟學生提到何謂歷史感的話題時，固然有弔古興懷的詩詞可應證可映照可啟迪閉塞的心，但我更建議他們由教學大樓往日落的方向看看，留意平時可能習而不察的高低落差地勢，是否察覺到足下可能是河階台地或是斷層錯動而隆起的痕跡？往北是會侵蝕出台地河階的鹽水溪，更北些，是一路深山峻嶺而來的拓展與切割力更驚人的曾文溪。再往北呢？一座座橫跨溪流的橋墩底抗著由東往西的水位變化力量；這葉脊下輸送養分給在土地上營生者的嘉南平原血脈。我希望他們會好奇腳下的這高低落差來自何因由？

東北方向呢？越過東山，那進入有慍悍部族盤據的內山叢林，有大埔、中埔等隱含漢人移入初期的命名祕碼還存有見證貶低異族心態的番路鄉的鄉鎮名。往東北的沃野田疇是順著軍事力量的擴展而得的政治軍事活動鄉名，如官田、柳營與新營等等，而「後壁」究竟是單純方位標識抑或可追溯到古漢語中的軍隊野外臨時紮營之名？拿這東北方向的鄉名對照往高雄方向的「左鎮」，這對稱推論的論據好像還滿足夠的呢！我不是歷史學者，只是這樣的空間感讓我位置清晰明確，不致於在此地說出或寫出口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落西山的蠢話，因為海就在那西邊，防風林外的粼粼波光就在那西邊，那夏日熔熔赤紅落日就在一無遮攔的海岸線上蒸騰著黃昏的熱氣，蒸騰著昔日港區停泊桅檣與與雜沓庶民塵囂，蒸騰著午後廟前簇擁小吃攤呼嚕囫圇解飢的市集。

期待學生與我一般，站在這再平常不過的斜坡上興起歷史感懷是不是太強人所難呢？但一路向西，足下體切踏著豈不的確是條可升起一幕幕歷史場景的道路？足下這斜坡果真是河階台地，那麼不遠處的南科園區內考古挖掘出的平埔族遺址所曾生於斯的族裔聽說其聚落也曾星羅棋布於這河海交接帶？那被考古學家珍視的遺骸該曾漁獵於此？曾立於河階台地上，張望族親渡河的排筏的影跡？間或往東去的山區，坳底水塘旁，呦呦鹿鳴聲中，迷離而無辜的眼神曾讓這遺骸的主人彎弓的手臂鬆弛下來嗎？如今有他的後裔在這城的東方林場邊緣搭起傳說中平埔族傳統屋，竹編架構，覆以茅草，魚塘畔，有老者就著暗黃燈光校讀沉埋於歷史長河底泥下的拼音族語；這艱辛的寂寞工作自體發光如黑夜之螢，自會領著有心人見著會隱沒但不滅絕的祖靈之光。

